

# 保加利亞哲學思想的發展

舊瓦·加諾夫斯基著

科学出版社

B544

1

# 保加利亞哲學思想的發展

薩瓦·加諾夫斯基 著  
齐 云 山 譯

科 学 出 版 社  
1956年12月

## 內容提要

这本小册子是由保加利亚科学院萨瓦·加诺夫斯基院士特为我国哲学研究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写作的，曾在我国“哲学研究”杂志（1956年2期）上发表过。他简明而扼要地阐述了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这本小册子不仅使我们接触了保加利亚的丰富多彩的哲学遗产及目前的哲学研究情况，而且也是中、保两国在哲学交往大道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 保加利亚哲学思想的发展

Развитие филосовской мысли в Болгарии

原著者 萨瓦·加诺夫斯基

翻译者 齐云山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大街11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营业登记证字第061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总经售 新华书店

1956年12月第一版

书号：0319 印张：7/3

195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0001—10,180

字数：19,000

定价：(9) 0.14元

## 保加利亞哲學思想的發展

保加利亞哲學思想已經有一千年的歷史了。但是很遺憾，我國資產階級及其學者們就未曾考慮過我國哲學思想史的專門研究問題。不錯，某些個別的哲學的表現和著作者確實被提到過，但是他們都被曲解了。我國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所利用、研究和闡述的，大多數是歐洲哲學思想的東西。只有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以後，由於保加利亞人民解放，由於保加利亞科學、文化擺脫了資本主義的束縛，才給我國哲學史的科學研究創造了條件。但是目前我們還只是剛剛着手執行這個任務，我國哲學史還沒有研究出來，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我國廣大勞動者中間，尚有許多人對它不清楚，而在國外，那就對它愈加不清楚了。

研究保加利亞哲學史，對於正確地闡明我國科學、文化的發展具有特殊意義。熟悉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的哲學，就會大大地促進對它們的文化的認識。現在，在我國哲學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史的課程中，已能讀到保加利亞哲學史這一章；在最近幾年，它將被規定為單獨的一門課程。現在已經出版了許多這方面的專門著作。

我國哲學思想不是脫離同其他遠、近各民族的哲學思想的聯繫和相互作用而孤立地產生的。它的發展同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聯繫着，同階級鬥爭和科學的發展聯繫着，因此它具有它的特點。

在我國哲學的發展中，分作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派別。這裡首先使我們感到興趣的是：唯物主義的發展和它同唯心主義的斗

爭；當辯証唯物主義在我國出現以前，即當科學地解決一切哲學問題並成為我國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勞動者們在爭取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行動指南的哲學在我國出現以前，我國哲學的前提條件是怎樣的？

我國哲學發展的主要階段就是我國社會-歷史發展和階級鬥爭的各階段：封建主義時期<sup>①</sup>、我國文藝復興時期（從十八世紀後半葉到一八七八年我國由土耳其的壓制下解放出來）；從這次解放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我國解放；我國解放後的最近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當然，在這裡我們不可能詳細地去探究我國哲學思想的發展，但我們應當指出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比較巨大的表現。

我國第一個在哲學方面有所表現的大哲學家是康士坦丁（Константин），即基利爾（Кирилл）修道僧，他是為我國創造了文字和奠定了文字基礎的兄弟之一<sup>②</sup>。他曾研究過古希臘哲學（特別是亞理士多德哲學）和羅馬哲學；但是很可惜，關於他這方面的創作和記載

- 
- ① 保加利亞的封建主義時期是從七世紀開始的，即從第一個保加利亞王國（六八一至一〇一八）算起。到了十八世紀末，在保加利亞，封建制度開始瓦解，資本主義關係開始發展，民族解放運動高漲起來；所以從十八世紀後半葉到一八七八年保加利亞從土耳其壓制下解放出來這一段時期是保加利亞的文藝復興時期。不過保加利亞的文藝復興時期是否算作一個特殊歷史時期，還是一個正在爭論著的問題。保加利亞科學院所出版的保加利亞歷史教科書（一九五四年）把保加利亞的文藝復興時期看作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而蘇聯科學院斯拉夫學研究所所出版的“保加利亞通史”（一九五四年）則把保加利亞的文藝復興時期不當作一個特殊歷史時期來敘述，而只是放在封建主義時期來加以敘述，即把保加利亞的封建主義時期同文藝復興時期共同作為一個歷史發展階段。本文也是這樣的。——譯者注
  - ② 基利爾是康士坦丁的法名，正像我國的道士、和尚一樣，他們除自己的俗名以外，還有道名、法名等。康士坦丁有一個哥哥叫作米托基（Методий）。他們兩人都是卓越的斯拉夫啟蒙者、耶穌教的傳教師、斯拉夫文字的創始者。——譯者注

沒有留下可靠的資料。但他曾參加過當時的各種哲學-宗教辯論，這一點是無可爭論的。

謝妙王<sup>Θ</sup> (Царь Симеон) (降生日期不詳，死于九二七年) 同樣是在哲學上引人注意的，他曾在君士坦丁堡學習過，在那裡直接地研究了古希臘哲學，特別是亞里士多德哲學。他對當時科學、文化的發展影響很大。但是他也沒有給後人留下專門的哲學著作。

關於保加利亞的哲學表現，在九世紀我們有了有文字記載的古代文獻——約昂·愛克札爾赫(Иоанн Экзарх)的著作。他的主要著作是“天堂”和“六日”。在這些著作中，他對農民特別表示同情。他用宗教-唯心主義精神來決定哲學問題。如眾所周知，這種精神乃是封建時代所固有的。他在自己的這些著作中，採取了許多拜占庭作者的哲學思想，特別是從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主要是從他的關於有機界的著作中)。關於宇宙、自然界的本質、靈魂同肉體的關係，以及關於認識和其他等問題，在約昂·愛克札爾赫的著作中都有著自己的哲學思想和結論。神創造了宇宙，從無創造了有。在宇宙中存在着合乎目的性，它表現在自然界和人類的奇異構造中。按照他的意見，科學和宗教並不矛盾；它為更全面地認識上帝服務。

十世紀中葉，在我國發生了所謂波戈米爾的反封建主義運動，這個運動是由它的領導者波戈米爾牧師(九二八—九六九)得名的。波戈米爾運動是封建主義時代破產的、受壓迫的農民群眾的反應，封建

---

Θ 謝妙王：據本文作者說謝妙王的降生日期不詳，但蘇聯科學院斯拉夫學研究所編的保加利亞通史說他降生於八九三年。他是保加利亞王鮑里斯(Борис)的幼子，受教於君士坦丁堡皇室。他在那裡不僅學會了希臘文，受到了拜占庭的教育，並且也受到了良好的政治鬥爭的和外交的教育。他繼承兄位，任保加利亞王(執政年代：八九三—九二七)(見蘇聯科學院斯拉夫學研究所編的“保加利亞通史”第一卷，八一頁)。——譯者注

主義迫使他們進行殘酷的、長期的反封建主義的鬥爭。波戈米爾分子在自己的學說中提到了許多哲學問題，貫徹着有趣的社会-政治觀點，這些觀點主要是在他們的著作“秘密的書”中被敘述出來。在這本書中，論述了關於宇宙、人類起源的二元論見解：兩個對立着的本原永遠在鬥爭，它們是整個宇宙和人類本質的基礎。這些本原之間的鬥爭就是生命的內容。這兩個本原是——善、精神的東西和惡、物質的東西。他們認為：當時所存在的世界是虛偽、奢靡、淫亂等的世界——惡魔、邪惡的事業，它是宇宙的本原。他們相信：在善、惡之間的鬥爭中，結果是善的本原勝利，因此他們的學說是樂觀的。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波戈米爾關於宇宙和人類的學說包含著推測，甚至也包含著辯証法——作為生命發展源泉的對立勢力的鬥爭。他們廣泛地涉及到了宇宙、人類發展和日趨完善的思想。波戈米爾所領導的運動和學說反對貴族、僧侶，並且反對封建統治階級殘酷地剝削農民。波戈米爾分子反對富者、皇帝和貴族，並且憎恨僧侶和官方教堂。十世紀末的保加利亞作家普烈斯維特·科茲瑪（Пресвітер Козьма）曾經尖銳地評論過他們。他寫道：“他們非難上帝，謾罵族長，譴責貴族，他們把每一個為皇帝工作的人看作是上帝的敵人，並指示每一個僕人都不要為自己的主人工作。”

波戈米爾分子摒棄基督教的學說，反對基督教堂和它的儀式。他們建立自己的教堂，並提倡原始的基督教徒思想——平等、儉朴和有節制的生活等等。他們用自己的二元論哲學和社會-倫理觀點同封建統治階級的即貴族、僧侶的宗教世界觀對抗。波戈米爾運動一直存在到十五世紀初。它曾經是影響其他國家——意大利、法國等的源泉<sup>Θ</sup>。

Θ 波戈米爾的學說對西歐的社會宗教運動的發展影響很大（見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五卷，第三五三頁，波戈米爾分子《Богомилы》）。——譯者注

在土耳其的奴役时期（从十四世紀末开始），保加利亞沒有特別显著的哲学表現，因为当时保加利亞的文化生活是处在土耳其和希臘的双重压迫之下的。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当土耳其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显著地刺激了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资本主义关系在我国开始产生的时候，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發生了；同現存的封建主义社会、文化思想相对立的、同反动的旧文化相对立的巨大的民主保加利亞文化也就發生了。在这时期，保加利亞哲学思想呈現了高涨的气象，这是斗争着的手工业者、农民和正在形成的保加利亞资产阶级先进部分的表現，资产阶级在其基本队伍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哲学的唯物主义和無神論性質。

我国民主文化的發展是从拜西·希林达尔斯基（Пайсий Хилендарский）（生于一七二二年，逝世日期不詳）时代开始的。一七六二年，他写完了“斯拉夫保加利亞史”一書。直到那时，我国全部历史还都是被看作在上帝意志干預下的个人事業，唯心主义地去解釋它。不是用因果关系，而是用目的論去解釋現象。他的世界觀是宗教的。他以稀有的高度爱国主义意識和热爱来对待本国人民，他向保加利亞人民号召說：要曉得我們有自己的历史，应当爭取作一个自由、独立的强国。

拜西以后的其他保加利亞哲学家是涅奧費特·赫林达尔斯基·波茲維里（Неофит Хелиндарский Бозвели）。（一七八五—一八四八），他是把知識同信仰結合起来的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是“母亲——保加利亞”。他是我国早期文艺复兴的活動家。此外还有托多尔·依科諾莫夫（Тодор Икономов）（一八三八—一八九二），他对自然科学極感兴趣，并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倾向于唯物主义哲学。

在文艺复兴时代，彼得·别侖博士（Петр Берон）（一七九五一八七一）的哲学事業是非常显著的。别侖是一个真正涉獵百科的人。由于他的創作規模，他被推崇为我国文艺复兴时期最卓越的学者之一。他頑強地、持久地研究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的哲学基础是唯心的。他不是用存在于物質本身中的原因，而是用物質以外的、超自然势力的干預来解釋宇宙的現象和变化。他在“斯拉夫的哲学”一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同那些具有唯物主义性質的自然哲学体系相一致的哲学观点；但他也承認了超自然势力对現象的干預。按照他的意見，灵魂是永久的，而肉体則否；他并企圖把精神的本原同物質的本原联系起来。他認為科学和宗教彼此并不矛盾，因此打算把它们结合起来。彼得·别侖博士从事医生的職業，他長期地在羅馬尼亞居住和工作，并逝世于那里。

我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个哲学家是伊万·謝里明斯基博士（Иван Селиминский）（一七九九一一八六七），他在羅馬尼亞學習时受到了医学教育，在那里工作很長时期，并在那里逝世。伊万·謝里明斯基的哲学观点是在孟德思鳩、伏尔泰、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古代希臘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在他的“生物（包括人在內）的起源、發展、譜系和散布”、“人类的天然宿命”兩篇論文及其他許多論文中，他把有机界和無机界看作是由各种方式结合成的簡單的元素所構成的。然而，謝里明斯基却不是徹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承認上帝的存在，他唯心地解釋民族的社会-历史發展。他不止一次地正式強調地理条件对民族發展的作用。他認為：“自然条件使人类逐渐地完善起来，而且人类的需要和同自然界的斗争使人类發展了文化和發現了滿足自己需要的新的工具和手段。”他特別強調人类知識的力量和作用。他把知識和智力看作是人类历史的动力和达到人生最

終目的——幸福的手段。

在这时期，使人相当注意的是瓦西里·哈治·斯托揚諾夫-別侖（Василь Хаджи Стоянов-Берон）在一八六一年所出版的研究人类思想的基本形式和規律的簡明初等邏輯。他認為邏輯对保加利亞的科学和实践活动具有特殊意义。他是一个积极争取保加利亞人民解放的战士。他深信：保加利亞人民有过文明生活的才能；他痛恨希腊对保加利亞的精神奴役。他也在羅馬尼亞居住和工作。

在一八七八年解放以前的我国文艺复兴时期，从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刘宾·卡拉維洛夫（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瓦西里·列夫斯基（Василь Левски）和赫利斯托·波切夫（Христо Ботев）等人身上可以看出：保加利亞的民主文化，特别是先进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已經达到了最高峰。

当时我国社会-历史情况的特点首先是：封建制度腐朽了，消灭封建制度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都已經成熟了。资产阶级沒有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而当时还没有自觉的无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主要出身于农村的，或者先前和农村有着密切联系的保加利亞民族知識分子的最先进部分就都起来领导我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村革命”。（烏·契尔文柯夫——“烏·列夫斯基八十週年忌辰”）

我国革命者的哲学、社会观点主要是在俄罗斯民主主义革命者——別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影响下形成的。我国民主文化，尤其是唯物主义的哲学、美学思想和社会民主政治革命的观点主要是在他们的影响下發生的。

刘宾·卡拉維洛夫（一八三七—一八九七）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者之一。他曾經在俄罗斯学习过，后来在贝尔格莱德工作，一八六

九年移居到布加勒斯特。还是在俄罗斯的时候，他的哲学观点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就形成了。在其“归罪于命运吗？”、“死的房子”等主要著作和“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知识”等小品文中，他向我们说明了他的哲学观点。他在他的政论文章和著作中，从十九世纪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作出了结论。他也受到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影响，并且成了唯物主义无神论者。

刘宾·卡拉维洛夫的哲学唯物主义观点也是在那些反对唯心主义哲学、捍卫自然科学的战士们——比尤赫涅尔(Бюхнер)、莫列绍特(Молешот) 和佛格特(Фогт) 等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当然，他的唯物主义带有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但它是有效的、目的清楚的，抱定为人民服务，为争取从异国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在卡拉维洛夫的哲学观点中具有自发的辩证法因素，但它还没有达到俄罗斯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唯物辩证法的概念。他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是唯心的。卡拉维洛夫相信教育，相信理性和科学的全能。他写道：“……我認為我們的同胞古斯(Гус)、柯彼尔尼克(Коперник)、佛格特、海涅(Гейне)和其他很多殉难者远比所有的日尔曼公爵、奥-匈国王和皇帝光荣、伟大；莎士比亚、牛顿……伏尔泰、狄德罗、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总而言之，对我来说，所有从事科学、知识和劳动的人们远比一切统帅、将军们神圣、高贵。对所有这一切，我是这样相信：即使全世界的想法都是相反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使我改变主意，这就是信念”(刘宾·卡拉维洛夫文集，第四卷，一三一一三二页)。刘宾·卡拉维洛夫是忠于本国人民的。

另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保加利亚革命的组织者瓦西里·列夫斯基(一八三七—一八七三)。

从我国偉大的詩人革命家赫利斯托·波切夫（一八四八—一八七六）身上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我国哲学思想發展的最高成就。波切夫唯物地理解自然界，否認一切超自然的勢力。他坚决地強調說：自然界的本質就是唯物的，精神和物質是不可分割的。他热烈地反对宗教世界觀，他是一个真正的無神論者。波切夫并且唯物主义地把認識過程看作是現實的反映。他在其政治論文和詩中不仅憎恨土耳其奴役者，并且也憎恨保加利亞地主；不仅希望保加利亞人民自由，并且也希望土耳其人民自由。波切夫是一个热烈爭取巴尔干各民族（包括羅馬尼亞）联合成为一个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战士。他认为革命是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它是“每一个民族的凱旋門”。他是我国解放时期以前的农民革命的思想家。他把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有机地溶合到一起。他是保加利亞农民革命的領袖，他认为，一当我国从土耳其封建主的压制下，从保加利亞地主剥削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可能的。在波切夫的唯物主义观点中，也有着辯証法因素。他比卡拉維洛夫更接近于俄国民主主义革命者。波切夫在其生活、活動的最后年头从馬克思的“資本論”中获得了認識，因而在他的政論和詩中，可以使人感覺得到在保加利亞人民的历史發展中（而一般地來說，并且在其他各民族的發展中）的階級斗争作用的馬克思主义見解。他已达到了無产阶级將創造社会主义的观点，但他还没有清楚地理解到無产阶级的阶级本質和作用。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發展的理解上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在許多問題上他却逐漸地轉移到唯物主义的立場上来，接近了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把历史过程看作是人民群众斗争过程中理性發展和日趋完善的結果。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是發生了效力的，它曾为了爭取我国人民的解放而服务。他是一个偉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

义者。

上面的叙述，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当我国还没有从土耳其压制下解放出来，当辩证唯物主义还没有在我国出现，我国唯物主义哲学就已经达到了多么令人羡慕的高度呵！虽然它还没有完全掌握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成就，但却超越了西欧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

貫串到我国小說、詩、政論和当时民主文化中的这些丰富的哲学遗产，对于在一八七八年我国由土耳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以后进一步地發展哲学和教育劳动者是具有巨大意义的。

众所周知，随着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在我国消灭了封建制度；兄弟国家俄罗斯这次对我们的解放（兄弟国家罗马尼亞也参加了），起到了为我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打开道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作用。在劳动群众解放和工人运动萌芽以后，我国解放前的民主、革命文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繼續受着俄罗斯先进的科学—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一部分反动的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念和宗教观念在官方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是，幸而在解放后（即一八八五—一八八六），在我国很快地发生了由社会民主工党（即当今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组织者季米特尔·布拉戈也夫（Димитр Благоев）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像我们所说的一样，保加利亚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道，同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运动基础的工人阶级也产生了。我国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受到了俄罗斯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影响。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特别是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当时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开始表现为一方面——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群众和另一方面——资产

階級、君主制度之間的斗争。我国文化的发展也是在这个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我国解放后，特别是塞尔維亞-保加利亞戰爭（一八八五年）后，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正像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一样，它的特色是：不仅崇拜西欧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颓废的文学、艺术，而且其中深深地浸透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情绪。正在形成着的我国资产阶级（虽然年轻）在哲学思想上主要是靠西方颓废的唯心主义和反动哲学——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唯意志論、实証論、柏格森主义和尼采主义等来供养。我們就來把这个哲学上比較重要的代表們用以下寥寥几行来探討一下。

比較有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是：

伊万·休节里也夫（Иван Гюзелиев）（一八四四—一九一六）是站在極端反动的貝克莱哲学立场上积极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反对唯物主义的一个走卒。他在其“認識的元素”（一九零四年）、“世界是意識的产物”（一九零七年）、“絕對意識”（一九一六年）等作品和其他著作中热烈地替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辩护，而在辩护中，他又引証了一系列的論据。他否認物質、空間、時間和运动的客觀存在，否認物質世界；对他來說，意識有个別意識和一般意識，一般意識不依賴于个别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从邏輯上不可認識、只有从直觉即通过本能、信仰才能認識的絕對意識而存在的。

另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家是尼柯萊·阿列克西也夫（Никола Алексеев）（一八七七—一九一二），他受了新康德主义和馮特哲学、心理学观点的影响，他曾在馮特的心理实验室学习和工作过。他是馮特在我国最忠实的門徒之一。他是索非亞大学的副教授，他以馮特的心理学和哲学的精神写了一些心理方面的实验著作，例如：“主要的感觉形式”（一九零七年），“效果和意志的學說”。

伊万·格欧尔戈夫教授 (Иван Гъоргов) (一八六二—一九三六) 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哲学的代表，他在康德和冯特的影响之下，主要从事哲学史和伦理学方面的工作。他以冯特的精神来理解哲学的对象和任务。他没有不仅满足知慧的、而且满足心灵的确定的世界观。他出版了两卷“哲学史”(一九二六年)，第一卷包括印度、中国和古希腊的哲学；第二卷包括康德以前的新哲学。这两卷书唯心地探究哲学史，把一定的哲学体系和哲学家个人联系起来。因为他把哲学体系同它们所出现的时代联系起来，所以他强调了知识的状况；但他始终没有达到社会形态和阶级斗争。他写了许多伦理学方面的著作：“作为道德生活原则的利己主义和大公无私”(一九二零年)、“意志自由问题”、“良心”等；在这些著作中贯彻着康德主义和冯特哲学精神的唯心主义的意志、良心、道德观。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克·克雷斯切夫博士 (К. Крыстев) (一八六六—一九一九) 的观点在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中间起到相当的影响。在十七年期间，他编辑“思想”杂志，在它周围集聚着许多资产阶级作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观点是在康德和冯特的影响下形成的，而在美学方面则受到了佛里喀里特 (Фолькельт)、兰格 (Ланге) 等的影响。他和他的同道者曾经激烈地反对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和美学的见解。他是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辩护人。他像我国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一样，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他也就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一样，站在唯心主义立场，特别是站在康德的不可知论立场来批判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并且按照克·克雷斯切夫博士的意见，哲学不是科学，而是世界观，它不仅满足悟性的需要，而且也满足心灵的需要。哲学不研究真理和谬误之间的斗争，因为它是个人信念的体系。哲

學真理不是客觀的真理，因为它具有主觀的、富有感性的說服力。每种哲学体系的建立都是被个别創始者的个人特点所决定的。因此它的基本原則也就不可能加以客觀的証明。它是相对的科学。在美学方面，他替相对的、形式主义的美学辩护。

曾任过教授的季米特尔·米哈尔切夫(Димитр Михалчев) (生于一八八零年) 和拥护他的集团乃是資产阶级哲学的巨大代表者。起初他站在新康德主义立場，而后来又站在約翰涅斯·烈姆喀(Иоганнес Ремке) 的唯心主义內在論的哲学立場来进行反对工人运动、反对辯証唯物主义的斗争。在一九三零年，即在欧洲和我国尖銳化的經濟危机末期，他所主编的以烈姆喀哲学思想为中心的“哲学評論”杂志开始出版了。在該杂志的篇幅上，他对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頑固的斗争。米哈尔切夫在其著作“形式和关系”、“科学的哲学”中，替烈姆喀的唯心主义哲学辩护，反对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的对象和任务的概念，企圖用全力来替烈姆喀主义辩护，認為它是同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毫無共同之点的哲学，它是克服了这些基本派别的哲学，它是某种第三路綫的哲学。按照烈姆喀和米哈尔切夫的意見，既不是灵魂为物質的产物，也不是物質为灵魂的产物。意識是非空間的精神个体；它像物質一样是某种原始的东西。它像簡單的个体一样，不生不灭，永恒地存在着。認識不是現實的反映，而是对事物和現象的直接理会。他反对作为一种科学和方法的唯物主义辯証法。他认为哲学不能成为世界觀，因为它不能同时适应理性和心灵的需要。它的对象是我们意識範圍內最一般的东西。他力圖要把辯証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分开，因为他認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同所有的唯心主义哲学統一起来。他一貫地歪曲和捏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和作用。

我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另一支派是弗洛依德主义，它流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十年间。曾经任过教授的伊万·金喀尔（Иван Кинкел）和姆·尼柯洛夫博士（М. Николов）是这派的代表者。精神分析学者中的某些人曾经发展到了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立场。

从斯俾洛·喀山治也夫教授（Спиро Казанджиев）（一八八二—一九五一）身上可以看出，我国在法西斯主义时期，冯特的唯心主义哲学采取了最反动的形式。他在反对唯物主义哲学的斗争中达到了主观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他在其“真理和明显性”（一九三六年）、“知识和信仰”（一九三九年）等著作中证明说：我们认识的基础是信仰，而不是理性，人类的认识是直觉的。他修改了冯特的哲学，加强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宗教。他轻视科学，并强调宗教对人类认识和生活的作用。对于哲学来说，创作者个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哲学永远是一种个人的东西。在一九二三年，喀山治也夫写成了“历史时代”一书，在法西斯主义当权时期，这本书仿佛是法西斯主义在思想战线上的纲领。他在这本书中论证着大人物、领袖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人民的微不足道。

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及柏格森主义等在资产阶级的哲学战线上找到了地位。大部分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同时对他们哲学上的斗争，保加利亚共产党方面如季米特尔·布拉戈也夫和其他许多哲学工作者也正在暗地准备着适时的、坚决的回击。我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主义正是靠这种不科学的、颓废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为生，并企图用它来毒害我国知识分子，替自己的统治和政治辩护，反对工人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共产党还在形成时期就领导着工人运动向资